

黄苗子
Huang Miaozi

风雨摧落花，
青灯忧琐记。
无梦流水账，
货郎贩牛油。
浊酒三杯满面红，
糊里糊涂刀对铜。
晚餐不晚叹复叹，
自然出岫自还山。



2010年4月 北京
April.2010 Beijing

张 仃

Zhang Ding

他足以称大了——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

他实在是座桥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

他的简历，洋洋洒洒；

他的足音，铿锵铿锵。

中国画、漫画、壁画、年画、动画、宣传画、邮票设计……

哪一块园地没有浇洒过他的汗水？

哪一块园地没有得到过他的关照？

哪一种花的花瓣没有他心血的颜色？

姹紫嫣红归于焦墨——

山水豪放，山水空灵，山水苍劲，山水华滋，山水峻

峭，山水沉雄……

这山峰很高，这流水很长，

高高的山顶上树了一面曲高和寡的旗。

他，见证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美术史，

一个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也见证了他——

见证的是真实，并非奇迹。



2009年4月 北京
April, 2009 Beijing

朱德群 Zhu Dequn

一张张，一年年，法兰西人的包肉纸上，
笔走龙蛇——
西方园林里的东方之花，自有他的精神家园。
卢浮宫是一席诱人的盛宴，
其色其香其味，地球人人人得以饱餐。
蒙玛特高地是一盏走马灯，
不断发散着一圈圈挑逗画家、魅惑画家、
可望不可及的魔光，
只留下无数人稍纵即逝的身影，抱憾的目光。
难道仅仅来此享用一顿饱餐？
朱德群决意在此安营扎寨。

1999年2月3日。

塞纳河畔，法兰西学院古波勒圆顶礼堂。

仪仗队击鼓，仪仗队举剑，
他身披绿地金线刺绣礼服款款登场。
特意为东方艺术家请来的中国古琴大师，
奏一曲《高山流水》。

东半球西半球，都有知音。
都知道他西子湖畔的水墨深沉、油彩高远，
都知道他眼中的波光云影、心里的空濛山色，
都知道他宝岛上的三千美金、

“越南”号邮轮上的憧憬和浪漫……

看八仙山云深雾罩、松柏纵横，飘逸着一点星光，
看斯塔尔自由奔放、透明灵性……

女神烛光导引他的脚步，一步一步，
走向了绚丽，走向了辉煌。



2006 年 9 月 巴黎
September.2006 Paris

朱德群
Zhu Dequn



2006年9月 巴黎
September.2006 Paris

赵无极

Zhao Wuji

从雷诺阿、马蒂斯、塞尚和毕加索的港湾扬帆，

终于远航暂泊于保罗·克利之岛。

难道仅仅因为克利钟情中国古诗？

难道仅仅因为克利这个西方人的画中有诗？

克利如是说：

“艺术不为再现可见之事物，而在变不可见者为可见者。”

砰然敲响了赵无极胸中的黄钟。

是东方的神似？抑或是西方的意境？

心灵与画面接触，呼吸与共。

法则终于摆脱，挥洒理当恣意。

色光——扑朔迷离，

结构——变幻莫测。

激情澎湃，横冲直撞，化为温婉，寓于灵逸。

百般经营之苦心，呈现即兴式之潇洒。

气韵藉此而生动，物我在此交融。

有形终归无形，有极终归无极。

道臻虚静，天人合一。

水无碍，油无妨，东无阻，西无隔。

赵无极说：

我的画“无不本能地表现中国”。

艺术融汇之旅，

抵达精神神秘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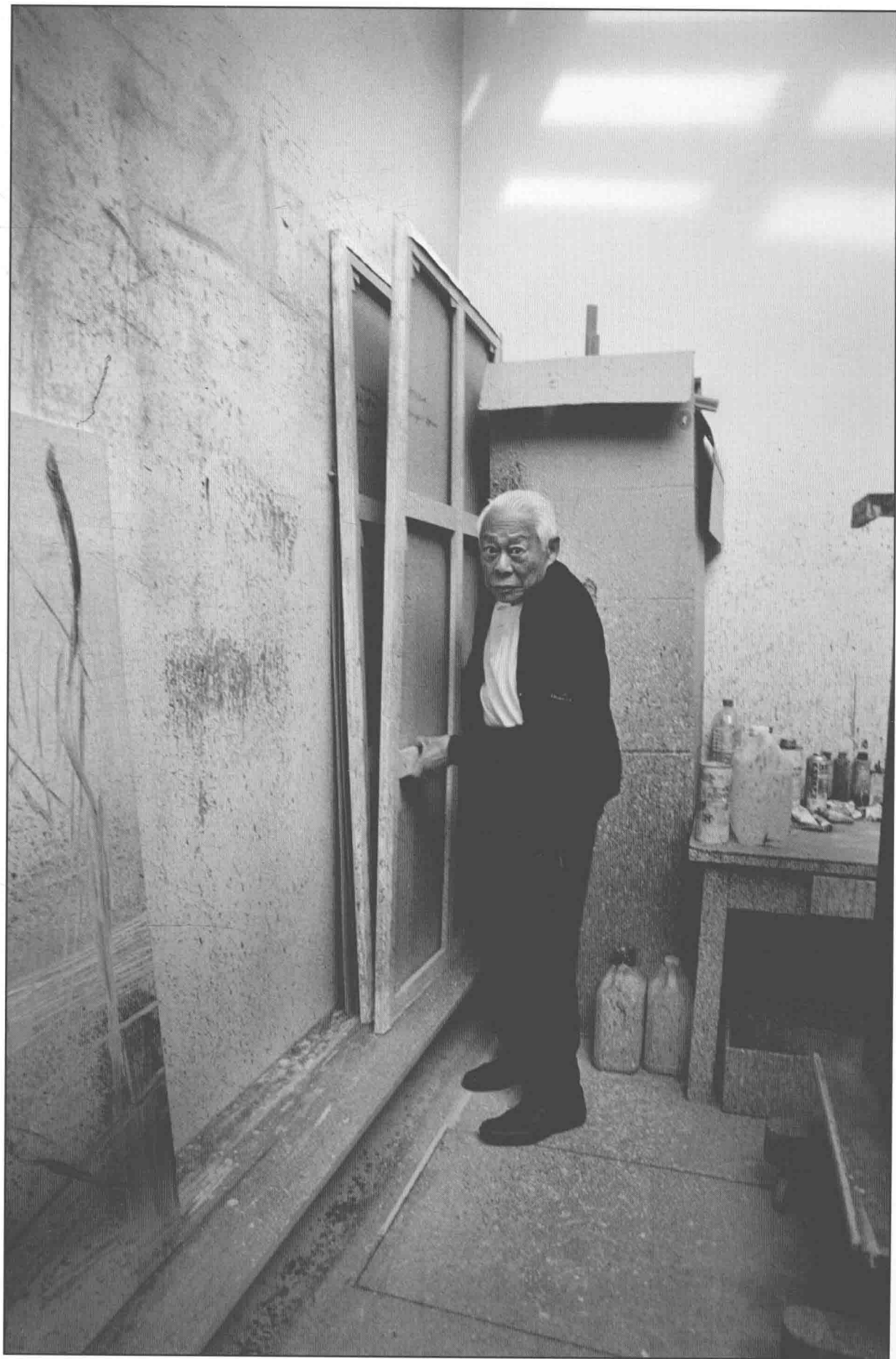
云澜澜，

水瀚瀚。



2006年9月 巴黎
September.2006 Paris

赵无极
Zhao Wuji



2006 年 9 月 巴黎
September.2006 Paris

程十发 Cheng Shifa

十发先生当年重题《阿Q正传一零八图》，

叹道：“历史来去得如此的仓促”。

真是仓促了，仓促得恍惚，仓促得怅惘：

与先生面谈已成记忆，

而今，面对的只是一帧影像。

忘不了他才情勃发，

忽而线细如丝，“哀其不幸”；

忽而笔扫如帚，“怒其不争”。

但，只有“经历了这不平常的二十年”，

“我才觉得阿Q离我不太远”。

于是，他以心灵创伤为口，痛苦地吼：

“最可憎的赵老太爷、假洋鬼子之流，

我想以我的画笔驱逐他们早日‘升天’，

或者滚出地球吧！”

以此，来看卧薪尝胆《胆剑篇》；

以此，来看冷峻奇崛《范蠡与西施》；

以此，来看吟唱《小河淌水》云南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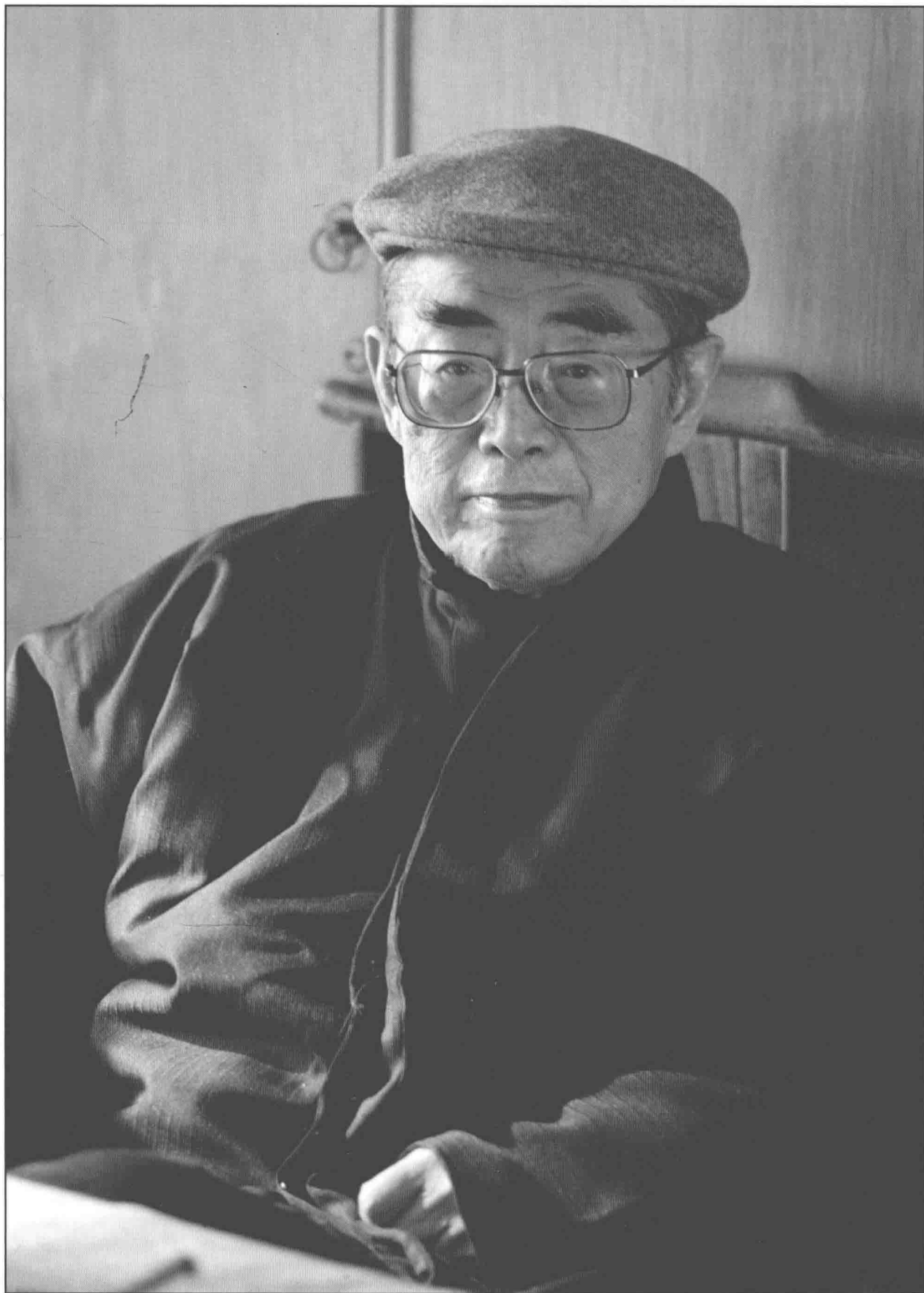
以此，来看秀丽依人的鹿、灵性摇荡的花……

才能明白，他对生活的爱，他对魔鬼的恨；

才能理解，

他笔墨里苦闷的郁积、

线条中一泻千里的欢畅……



1999 年 12 月 上海
December.1999 Shanghai

程十发
Cheng Shifa



1999年12月 上海
December, 1999 Shanghai